

壮语“辣椒”方言词分布及其层次*

韦景云

[提要] 本文对壮语“辣椒”方言词在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地理分布进行考察。“辣椒”方言词分为五个系列， ma:n^6 系和 eat^8 系主要分布于右江流域， l-tsi:u^1 系分布于左江流域， phit^7 系和 $\text{tsuk}^8\text{-k}$ 系分布于两个流域之间。方言词分布既是方言特征传播能力的体现，也是其历史层次的呈现。方言词既有固有词也有外来词，由东向西扩散， ma:n^6 系比较保守，具有底层词特点； l-tsi:u^1 系最为活跃，是晚起的上层词（含 $\text{tsuk}^8\text{-k}$ 系），而 eat^8 系、 phit^7 系则介于两者之间。

[关键词] 壮语 方言 分布 特征 传播 层次

一 引言

地理语言学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专门以绘制地图的方式来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差异的学科。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在语音、词汇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鄢卓、曾晓渝（2019），韦景云（2018），周国炎、王跃杭（2020）等。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地理语言学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还有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的空间。比如壮语“辣椒”方言词分布特点尚未引起学者关注。“辣椒”原产美洲，约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进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直到康熙年间才逐渐进入中国饮食。命名理据上，汉语“辣椒”“辣”是味觉词。“无辣不欢”也是壮侗民族的饮食习惯，壮语“辣椒”方言词多达十余种。“辣椒”命名方式既有源于味觉词的，也有源于非味觉词的。基于对壮语“辣椒”方言词独特性的认知，本文在描述分析方言词语义类型的基础上，探讨方言词在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地理分布，分析方言词的传播能力及其所呈现的历史层次，以期开展壮语方言词汇研究提供个案和方法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辣椒”方言词研究主要聚焦于广西左右江流域，该流域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更是壮族人口占比最高的聚居区。左右江流域是指广西境内邕江干流上的左江和右江两大流域。地理方位上，左江在西，右江在东，形成“一左一右”的左江、右江而得名。流域内包括邕南、左江、德靖和邕北、右江、桂边等六个土语，体现了壮语南北两大方言的综合性特点，而且语料较为丰富，前期方言调查布点相对密集^①。

*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地理语言学视角下广西左右江流域壮语方言研究（16BYY171）”、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壮语参考语法的研究与编纂（19ZDA304）”子课题的资金资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忱！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 本文壮语语料大部分为作者近几年的实地调查所得；部分语料来源于张均如等（1996）。

二 “辣椒” 方言词的类型

方言是指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其他地域有所差异的一种地方变体。词汇差异是方言之间的重要表现之一。壮语“辣椒”方言词类型众多，音义也略显复杂。表 1 是“辣椒”方言词在左右江流域壮语的主要表现形式。

表 1 “辣椒” 方言词的类型

方言类型				方言系
ma:k ⁹ man ⁶	ma:k ⁷ mun ⁶	luk ⁸ man ⁶	lok ⁸ man ⁶	man ⁶ 系
ma:k ⁹ eat ⁸		luk ⁸ eat ⁸		eat ⁸ 系
ma:k ⁷ phit ⁷	ma:k ⁹ phat ⁷			phit ⁷ 系
lat ⁸ tsi:u ¹	lwa:t ⁸ tsi:u ¹ /an ¹ tsi:u ¹	ma:k ⁷ lat ⁸ /mak ⁷ lat ⁸	ma:k ⁹ tsi:u ¹	l-tsi:u ¹ 系
tsuk ⁸ ke:u ¹	tsuk ⁸ tee:u ¹			tsuk ⁸ -k 系

“辣椒”方言词都是双音节结构。方言词语素有些比较常见，语义清晰，有些比较陌生，语义模糊，甚至当地老百姓也搞不清楚。即便如此，厘清“辣椒”方言词音义特点有助于对其地理分布的考察。

1. ma:k⁷/ma:k⁹ 的本义是指“水果、果实”，可作表事物类别意义的“通称”。luk⁸/lok⁸ 是“孩子、子女”的意思，具有表示“小个”“细小”“可爱”等语法意义。an¹ 是表事物单位的“个”，比较泛化，不局限于 an¹tsi:u¹ 这一说法，还可以说 an¹man⁶、an¹eat⁸ 等。但 luk⁸/lok⁸、an¹ 不作通称，均可置于名词前作词头。ma:k⁷/ma:k⁹、luk⁸/lok⁸、an¹ 有并存的、也有排他的两种情况。如一些方言土语以 ma:k⁷/ma:k⁹ 作通称的，一般会用 luk⁸/lok⁸ 作词头；说 ma:k⁷phit⁷ 的，就不会有 luk⁸phit⁷ 的叫法；有 ma:k⁷lat⁸ 说法的，也不会有 luk⁸lat⁸、luk⁸tsi:u¹ 的说法。

2. man⁶/man⁶、phit⁷/phat⁷ 的本义都是表示味觉的“辣”。eat⁸ 的本义是指嗅觉上的“辣”（“刺鼻”“辣眼”，如葱、蒜等散发的“辣”味）。一些方言中，eat⁸ 和 man⁶/man⁶ 一样也来表味觉，前者表嗅觉，后者是表味觉的。说明味觉义、嗅觉义互有交叉，这里统称为味觉词。一些方言的 ma:k⁹eat⁸、luk⁸eat⁸ 应是嗅觉义取代了味觉义。

3. lat⁸tsi:u¹/lwa:t⁸tsi:u¹ 与汉语桂南平话“辣椒”——lat²⁴tsi:u⁵³ 语音对应整齐。不过，lat²⁴“辣”在壮语方言的读音发生长短变异，读 lat²⁴ 或者 lat⁸、lwa:t⁸。显然，方言词 ma:k⁷lat⁸/mak⁷lat⁸、ma:k⁹tsi:u¹、an¹tsi:u¹ 是借词 lat⁸tsi:u¹ 一分为二后，分别与壮语作“通称”的 ma:k⁷/ma:k⁹、词头 an¹ 相结合形成的。

4. tsuk⁸tɕe:u¹、tsuk⁸ke:u¹ 的意思有点难以琢磨，尤其是前一个语素 tsuk⁸，当地人也说不出其所以然。从壮语名词构词来看，tsuk⁸ 语义上应该与果蔬类名词的词头 ma:k⁷/ma:k⁹、luk⁸ 大致相当。而 tee:u¹、ke:u¹ 的本义有两种可能：一是作壮语颜色词“青、绿”义解，如龙州、天等、靖西等地读作 khu:u¹，武鸣、河池等地读作 he:u¹，上林、贵港等地读作 je:u¹，其辅音声母对应一般是 kh—h—j；二是汉语“辣椒”的“椒”的早期借音，即 ke:u¹、tɕe:u¹ 的辅音塞擦音化 k>tɕ、ts，而 ts（lat⁸tsi:u¹）则是晚期形式。即 tsuk⁸tɕe:u¹、tsuk⁸ke:u¹ 可作“青椒”解。

不过,“青椒”是“辣椒”的变种,壮语缺乏细致的上下位词的划分,一般只有总称“辣椒”。因此,壮语“辣椒”方言词以颜色词“青、绿”命名的可能性极小。相反,tsuk⁸tɕe:u¹、tsuk⁸ke:u¹是汉借词解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与它独特的分布区域有关(详见下文)。

左右江流域壮语“辣椒”方言词形式多样,其中的 ma:k⁹man⁶、ma:k⁹ɛa:t⁸、ma:k⁷phit⁷、ma:k⁷lat⁸、ma:k⁹tsi:u¹属于“通称+专称”结构,lu:k⁸ma:n⁶、lu:k⁸ɛa:t⁸、an¹tsi:u¹属于“词头+专称”,tsuk⁸ke:u¹、lat⁸tsi:u¹等则属于双音单纯词形式。根据方言词的音义特点,“辣椒”方言词可归纳为 ɛa:t⁸、ma:n⁶、phit⁷、l-tsi:u¹和 tsuk⁸-k 五种系列,如表 1 所示(至于带 an¹“个”的方言词,因 an¹的泛化性质可以忽略),我们称之为方言特征词。

三 “辣椒”方言词的分布与竞争

“词语会走路”(岩田礼 2009:17)。每个方言词都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并向周边传播扩散。

(一) “辣椒”方言词的分布

“辣椒”方言词在左右江流域壮语分布的具体情形如下图 1^①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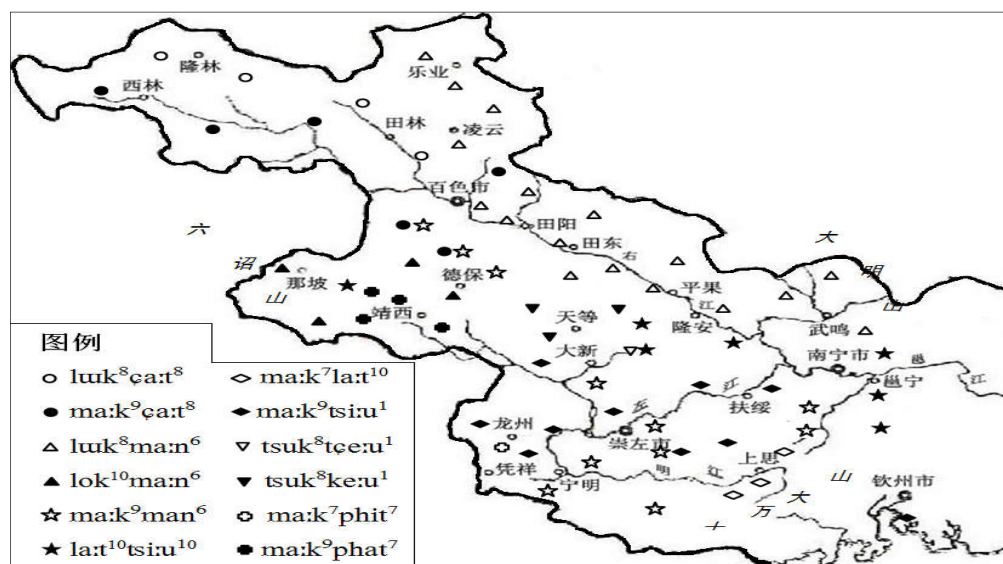


图 1 “辣椒”方言词分布

1. ɛa:t⁸系主要分布于右江上游支流。中部支流田林到隆林一带为 lu:k⁸ɛa:t⁸。西部支流的田林西到西林及百色、田阳西部则为 ma:k⁹ɛa:t⁸的分布。百色、田阳西部与德保北部的山地, ma:k⁹ɛa:t⁸与 ma:n⁶系的 ma:k⁹man⁶共现。

2. ma:n⁶系分布比较广泛。lu:k⁸ma:n⁶从右江上游东部的乐业、凌云到中游的田阳、田东,下游的平果,以及支流的武鸣都有分布; lok⁸ma:n⁶分布于那坡、德保等地, ma:k⁹man⁶分

^① “方言词分布图”底图来源于《壮语基础教程》(韦景云、覃祥周 2008:5)“壮语方言土语示意图”之一部分截图,并作空心化处理。图 2“方言词特征分布”同此。

1. eai^8 系词不容小觑, 由桂边土语中西部向东扩散。一方面, 沿着西部支流剥隘河“入侵”右江土语西北部, 与 mam^6 系词的竞争处于胶着状态, 两种特征词在这里并存。另一方面, 则越过中部支流后被阻滞于田林与凌云、乐业之间的边界。桂边土语东部与右江土语词上的一些共性可因此得以解释。

2. mam^6 系词喜忧参半, 固守自己的基本盘的同时, 也面临其他系词“入侵”的风险。除了右江流域有较广泛分布, mam^6 系词在左江流域也能看到其踪影。一方面, 在右江流域仍保持强势。另外, 通过右江土语与德靖土语紧密联系^①, mam^6 系词在德靖土语北部、西部也有其存在的空间, 最后将 phit^7 系词限制于德靖土语中部、南部。另一方面, 在左江流域却呈败退之势。这里, mam^6 、 l-tsiu^1 系词呈“a-b-a”式分布, b 区是 l-tsiu^1 系方言词, a 区的 mam^6 系词逐渐萎缩, 甚至大部被覆盖^②。这说明 mam^6 系词也曾通行于左江流域, 却无力阻滞 l-tsiu^1 系对其地盘的“入侵”, 仅在一些偏远地区仍有所保留。

3. l-tsiu^1 系词最为活跃, 区域称霸, 抢占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l-tsiu^1 系词在左江流域是一个强势词, 尤其是 $\text{lat}^8\text{tsiu}^1$ 。强势词插入的地方, 弱势词地盘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即 $\text{lat}^8\text{tsiu}^1$ 分布区域正好位于汉语南宁平话区域内, 是它搅动了左江流域的平静。 $\text{lat}^8\text{tsiu}^1$ 首先形成于邕南土语北部, 而后沿着左江、右江逆流传播, 淹没了原本是 mam^6 系词的大片区域。有所不同的是, l-tsiu^1 系词在传播、扩散过程中一分为二, 本土化为壮语“通称+专称”式的方言词, 即在上思一带读作 mak^7lat^8 , 在扶绥、崇左、龙州等地读作 $\text{mak}^9\text{tsiu}^1$ 。不过, l-tsiu^1 系词向北扩散至大新、天等边界, 向南扩散到崇左—宁明一带时已成强弩之末, 致使 $\text{tsuk}^8\text{-k}$ 、 mam^6 系词得以保留。

4. phit^7 、 $\text{tsuk}^8\text{-k}$ 系词活力弱, 向外扩散无力。 phit^7 系词区域内也呈 aba 式分布, 但 b 区为 l-tsiu^1 系词, 说明 phit^7 系词在德靖土语南部、左江土语西部早期可能是连续分布。如今 phit^7 系词处于 mam^6 系、 l-tsiu^1 系词包围之中, 在德靖土语区被 mam^6 系词“侵蚀”大半, 而在左江土语则被 l-tsiu^1 系词“侵蚀”而龟缩于龙州西南部。 $\text{tsuk}^8\text{-k}$ 系词处于喀斯特地区, 位于高原地区(phit^7 系词)与丘陵山地(l-tsiu^1 系词)之间。独特的地形地貌, 既阻止了德靖土语的 phit^7 系词向东传播, 也阻滞了右江土语 mam^6 系词和左江土语 l-tsiu^1 系词的“侵袭”, $\text{tsuk}^8\text{-k}$ 系词才得以幸存, 形成孤岛式分布。可以推测 mam^6 系词没有向外扩散, $\text{tsuk}^8\text{-k}$ 系词产生时有可能受到 l-tsiu^1 系词一定程度的影响。即 $\text{tsuk}^8\text{-k}$ 系词有 l-tsiu^1 系词的影子, 后语素语音上发生逆势变异: ts 、 $\text{tɕ} < \text{k}$, 大新东部读作 $-\text{tɕe}^1$, 天等则读作 $-\text{ke}^1$, 是借词壮语化。

可见, 左右江流域壮语“辣椒”方言词存在分布区域不平衡, 而分布区域不平衡与方言特征词竞争力强弱有关。优势词与劣势词的地位是相对的, 早期左江流域处于优势的是 mam^6 系词, 在后期被 l-tsiu^1 系词赶超而处于劣势。方言特征词竞争力越强, 传播、扩散能力越强, 方言词分布区域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尽管方言词的传播、扩散能力也会受制于地理环境,

^① 两个土语区均为百色市行政专区。靖西在历史上, 明洪武元年(1368年)镇安路改为镇安府, 府治移至冻州(在今德保县境)。嘉靖四年(1525年)直隶广西布政司属思恩府, 府治在今武鸣区。1561年改属南宁府。

^② 柴田武(2018:27)认为, 如果词语呈“a-b-a”分布, 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周边分布原则”。周边分布包含了“古老的词语保留在边境地区”这一原则。远藤光晓(2019)进一步指出, 这是对历时解释最有用的地理分布: “a-b-a”分布, 即早期是一片 a-a-a, 后来在中心地区产生了 a>b 的变化, 于是形成了“a-b-a”的地理分布。本文也采用此周边分布原则。

如高原、山地、河流、城镇等非语言学因素的影响。

四 “辣椒” 方言特征词层次

方言词分布范围不仅是方言特征竞争力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方言特征词形成先后的反映。即作为后来物种，壮语“辣椒”方言特征词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方言特征词的层次性可以从方言词的固有属性、引申属性和外来属性等方面寻求答案。

（一）固有属性

如上文分析，左右江流域壮语“辣椒”*ma:n*⁶ 系词分布呈现出“守成、败退”趋势。但基于对整个壮语乃至侗台语族其他语言的观察发现，*ma:n*⁶ 系词不仅出现于台语北支^①，也与侗水语支有关联。表 2 是侗台语族部分语言“辣椒”一词的对应：

表 2 “辣椒” 侗台语方言词对应

侗语 ^南	侗语 ^北	水语	仡佬	仡佬	毛南	布依	壮 ^{广南}
-ljam ⁶	-ljam ⁶	-ljam ⁶	-ljam ⁶	-ljam ⁶	-ma:n ⁵	-ma:n ⁶	-ma:n ⁶

表 2 显示，侗语、水语、仡佬语的 *-ljam*⁶ 与毛南语的 *-ma:n*⁵、壮语和布依语的 *-ma:n*⁶ 是有关联的。首先，命名理据上，侗水语支与台语北支一样，“辣椒”的 *-ljam*⁶ 与 *-ma:n*⁶ 都是源于味觉词“辣”，便于行文归为 *ma:n*⁶ 系词。其次，语音对应上，侗水语支的“辣”大多数为 *l-*，台语北支为 *m-*（据了解，壮语贺州邵平等地也读作 *l-*）。尽管李方桂、张均如等前辈没有构拟“辣”的古音形式，我们可以由此推测，*l-*、*m-* 应是复辅音 *ml-* 单辅音化的结果。其三，类型特征上，侗水语支“辣椒”类型单一，没有壮语 *phit*⁷、*eat*⁸、*l-tsiu*¹、*tsuk*⁸-*k* 等特征词。这些说明 *ml-* 是包括壮语在内的侗台语“辣椒”辅音的早期形式，其侗台语的固有属性不言而喻。

（二）引申属性

如前文所述，“辣椒”*eat*⁸ 系词是由“嗅觉”义引申而来，见于台语北支壮语的桂边土语。但其他语料显示，*eat*⁸ 系词在丘北土语也有分布。“辣椒”方言词在左右江流域外分布情形如表 3 所示^②：

表 3 “辣椒” 流域外方言词对应

砚山	马关	丘北	广南	都安	上林	河池	龙胜	柳江	宜山
-lut ⁹	-la ⁵ /le ⁵	-eat ⁸	-ma:n ⁶	-ma:n ⁶	-ma:n ⁶	-ma:n ⁶	-ma:n ⁶	-tsu ¹	-seu ¹

这里暂且不讨论砚广土语、文马土语“辣椒”方言词的情形。表 3 反映出砚广土语（广南）、红水河土语、桂北土语均为 *ma:n*⁶ 系词，丘北土语为 *eat*⁸ 系词，柳江土语为 *l-tsiu*¹ 系词（以 *luk*⁸ 的方言变体 *lak*⁸ 作词头）。从方言词在黔桂地区呈 *a-b-a* 式分布来看，*a* 区为 *ma:n*⁶

① 李方桂（2011:7）将台语支划分为西南、中、北三支语言。西南支指泰语、老挝语和傣语，中支指壮语南部方言，北支则指壮语北部方言及布依语。本文采用这一划分法。

② 这里的“砚山/广南、马关、丘北、上林、河池/龙胜、柳江/宜山”分别是对应“砚广土语、文马土语、丘北土语、红水河土语、桂北土语、柳江土语”的代表音点。

系词（布依语西部土语也有说 $\text{e}a:t^8$ 系词的），b 区为 $\text{e}a:t^8$ 系词， $\text{e}a:t^8$ 系词显然为台语北支壮语、布依语所特有。特征词分布表明“辣椒”由右江土语向桂北土语、丘北土语传播后，方言词命名理据并非味觉词而是嗅觉词（丘北土语味觉词“辣”也是 $\text{e}a:t^8$ ，而不是 ma:n^6 ），由此可推测 $\text{e}a:t^8$ 系词晚于 ma:n^6 系词出现。

（三）外来属性

众所周知，壮语近代以来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辣椒”方言词也有外来的。

1. 汉借词

正如前文分析，“辣椒” l-tsi:u^1 系词和 $\text{tsuk}^8\text{-k}$ 系词均为汉借词。一方面， l-tsi:u^1 系词不仅在左江流域的邕南土语、左江土语有分布，也分布于柳江土语（如表 3 所示， $-\text{tse:u}^1$ 、 $-\text{se:u}^1$ ）。两地并无接触，汉借词应是由南宁平话、柳州官话平行借入的。另一方面， $\text{tsuk}^8\text{-k}$ 系词语音上与 l-tsi:u^1 系词有些不同，区域内并没有 ma:n^6 、 l-tsi:u^1 、 phit^7 等系词的分布，区域性特点了然。从“辣椒”方言词自东向西的传播方向看， $\text{tsuk}^8\text{-k}$ 系词形成稍晚于 l-tsi:u^1 系词。

2. 非汉借词

“辣椒” phit^7 系词没有出现于台语北支及侗水语支，在台语中支也仅呈有限分布（限于靖西、龙州两地），却又普遍存在于台语西南支。这里先观察味觉词“辣”在台语西南支、中支的对应，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辣”台语西南支、中支方言对应

泰中部	泰东北	老挝	傣德	傣西	壮靖西	壮广南依	壮文马土语	壮砚山
phet^7	phet^7	phet^7	phet^7	phet^9	$\text{phit}^7/\text{mən}^6$	phet^7	phe^2	ʔa^5

表 4 语料显示，味觉词“辣”在台语西南支、中支的说法比较一致。文马土语的 phe^2 有些变化，但基本保留了 phit^7 系词的声母面貌。只有壮语砚山土语 ʔa^5 的差异较大，其原始声韵难辨，声母变异，韵尾消失，与其他说法的关联性存疑。而韵母系统不稳定，单元音化正是壮语文马土语、砚广土语的语音特点之一。有趣的是，台语西南支“辣椒”的命名理据也是味觉词“辣”，即傣语的西双版纳、德宏方言分别读作 $\text{mak}^9\text{phet}^9$ 、 $\text{mak}^9\text{phik}^8$ ，泰语中部、北部方言只读作 $-\text{phik}^8/-\text{phrik}^8$ ，与中支的壮语靖西、广南依的 phit^7 系词相近。不同的是，傣语“辣椒”方言词韵尾存在 t-k 异读，且乃音变使然。只有壮语砚山土语、文马土语分别读作 $-\text{ʔut}^9$ 、 $-\text{ʔa}^5/-\text{ʔe}^5$ ，显得比较特别但其变体关系清晰。台语西南支“辣椒”的说法既与台语北支、侗水语支的 *ml- 系词无共性，也与壮语 $\text{e}a:t^8$ 、 l-tsi:u^1 、 $\text{tsuk}^8\text{-k}$ 系词无关联，说明左右江流域壮语的 phit^7 系词另有其源。

无独有偶，孟高棉语、彝语有关味觉词“辣”的说法对探寻壮语 phit^7 系词的来源很有启发意义。表 5 反映的是“辣”在一些孟高棉语、彝语中的分布^①：

表 5 “辣”在孟高棉语、彝语的对应

低语文帅	低语马散	布朗腊品	布朗曼俄	德昂明广沟	彝语	拉祜	纳西	哈尼
$\text{prai}^?$	$\text{pre}^?$	phri^{31}	phek^{35}	$\text{ʔat}/\text{ʔa}^?$	$\text{ph}^{33}/\text{d}^{33}$	phe^{33}	pi^{21}	tshi^{35}

从对应表中不难看出，味觉词“辣”在孟高棉语、彝语中大同小异，具有同源关系。

^① 低语、布朗语和德昂语语料源自颜其香、周植志（1995:795）。

低语的韵尾读作喉塞音；布朗语出现有或无韵尾-k的变异；德昂语貌似出入较大，声母演变为喉塞音，韵母韵尾也存在塞音与喉塞音的互读；彝语支的韵母则完全单元音化。即使出现这些语音变异，孟高棉语、彝语支“辣”的音变路径仍依稀可见：辅音 $pr > ph > ʔ$ ，韵尾 $k > t > ʔ$ 消失。有意思的是，“辣椒”在彝语支的彝语、纳西语、拉祜语分别是 $tse^{35}ph^{33}/\text{sa}^{33}\text{dz}^{55}$ 、 $la^{13}ts\eta^{21}$ 、 $la^{31}phi^{55}$ 等^①。其中，彝语、哈尼语、拉祜语的 $-ph^{33}/-phe^{21}/-phi^{55}$ 与孟高棉语的一致，而彝语 $\text{sa}^{33}\text{dz}^{55}$ 、纳西语 $la^{13}ts\eta^{21}$ 可能是“辣椒”的汉借词。

两相对比，台语西南支、中支壮语“辣”的 $phit^7$ 系词与孟高棉语、彝语支有关系，而壮语砚山的 $-ʔut^9$ 、马关的 $-ʔa^5/-ʔe^5$ 与德昂语的 $ʔat/ʔaʔ$ 则有异曲同工之处。语音对应偶然中有其必然。对“辣”“辣椒”说法区域共性原因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台语西南支各民族在往云南、东南亚迁移过程中，与孟高棉语、彝语支民族密切接触。台语西南支的文字体系借鉴于孟高棉语、缅语，应同属一种类型，而且近代以来也有大量借词来自孟高棉语、梵语、缅语等。味觉词“辣”应是早期从孟高棉语、彝语支借入的。一方面，“辣椒”传入我国西南地区后，以味觉词“辣”命名理据产生了 $phit^7$ 系词（据了解，布朗语“辣椒”在与傣语密切接触的地区，与傣语的 $phet^7/phet^9$ 较为一致，无接触偏远地区则不同，说明布朗语“辣椒”后来借自于傣语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台语中支壮语（德靖土语、左江土语）区域内并没有孟高棉语、彝语支的分布， $phit^7$ 系词来自孟高棉语、彝语支的可能性小。相较于台语北支，台语中支与西南支语音、词汇上的共性，以及“辣”在台语中支德靖一带是 man^6 、 $phit^7$ 并存特点，台语中支 $phit^7$ 系词不会早于 man^6 系词出现，应是由西南支的反哺而来的。

综上所述，左右江流域壮语“辣椒”方言特征词分布时间上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 man^6 系词，第二层是 eat^8 、 $phit^7$ 等系词，第三层是 $l-tsiu^1$ 、 $tsuk^8-k$ 系词。

五 结 语

方言词分布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辣椒”作为新物种是自东向西传入广西的，在左右江流域尤甚。壮语“辣椒”方言词既有自身内部创新，也有语言接触的借入与反哺。方言词分布体现了方言特征的扩散能力、传播方向。首先，方言词以味觉词“辣”为命名理据而形成了 man^6 系词，并沿着左右江流域逆流传播。其次，在传播过程中，在高原、山地形成了 eat^8 、 $phit^7$ 、 $tsuk^8-k$ 等系列方言词。最后，与汉语平话密切接触且深受其影响的邕南土语北部，从平话借入而形成了 $l-tsiu^1$ 系词，并逐渐本土化。 $l-tsiu^1$ 系词撬动了 man^6 系词的地盘，沿着左江逆流传播并向周边扩散。在非语言学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左右江流域壮语“辣椒”方言词形成了 man^6 、 eat^8 系词“守成”， $l-tsiu^1$ 系词“扩张”， $phit^7$ 、 $tsuk^8-k$ 系词相对萎缩的分布格局。同时，方言词分布一定程度上也是方言特征历史层次的反映。即 man^6 系词曾遍布左右江流域壮语（乃至侗水语支语言），具有历史层次特征的 $l-tsiu^1$ 、 $tsuk^8-k$ 系词的汉借词性质，无疑是最晚形成的；而 eat^8 、 $phit^7$ 系词层次上介于 man^6 系与 $l-tsiu^1$ 、 $tsuk^8-k$ 系方言词之间，不论是引申、借用还是反哺，它们远离 man^6 系词中心区域，都属于区域平行、个性发展的结果。

^① 彝语支语料由中央民族大学李泽然教授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柴田武. 2018. 《语言地理学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洪怀仁. 2012. 《论语言地理分布发展的类型：由插入到包抄》，第二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 10 月 19-21 日）会议论文集第 85 -97 页。
- 李方桂. 2011. 《比较台语手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梁 敏、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覃远雄、韦树关、卞成林. 1997. 《南宁平话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韦景云. 2018. 《壮语“玉米”方言词分布及其传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6 期。
- 韦景云、覃祥周. 2008. 《壮语基础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颜其香、周植志. 1995. 《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岩田礼.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都：白帝社。
- 远藤光晓. 2019. 《语言地图描绘方法实习》，广西大学专题讲座 PPT（11 月 30 日）。
- 鄢 卓、曾晓渝. 2019. 《壮语“太阳”的地理语言学分析》，《民族语文》第 4 期。
- 张均如、梁 敏、欧阳觉亚等. 1996. 《广西平话》，《广西民族研究》第 2 期。
- 张均如、梁敏等. 1996. 《壮语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周国炎、王跃杭. 2020. 《布依语“鼠”义词的方言地理学研究》，《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第 5 期。

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of Words for “Chili Pepper” in Zhuang Dialects

WEI Jingy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exical variants for “chili pepper” in the Zhuang dialects across the Zuojiang and Youjiang river basins of Guangxi. The variants fall into five distinct groups: the $ma:n^6$ and $\epsilon a:t^8$ series predominate in the Youjiang river basin; the $l-tsi:u^1$ series is concentrated in the Zuojiang river basin; and the $phit^7$ and $tsuk^8-k$ serie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transitional zones between the two basins. The distribution reflects both the diffusion dynamics of dialectal features and the historic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lexical variants. These lexical items include both native terms and loanwords, exhibiting an east-to-west spread. The $ma:n^6$ series is conservative, sh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substratum; the $l-tsi:u^6$ series (including $tsuk^8-k$) is highly innovative, representing a recent superstratum; and the $\epsilon a:t^8$ and $phit^7$ series display intermediate properties.

[Keywords] Zhuang language dialect distribution feature diffusion stratification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